

新时代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①

洪丹丹¹,张鹏程²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新时代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培养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大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责任感。基于黑龙江省4所高等院校的调查结果,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职业道德认知水平、政治面貌、家庭教育、同辈群体、学校教育,以及经济体制、政策法规、社会价值观念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培育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应以政府、高校、家庭及大学生自身为着力点,联动四方形成合力,构建“四位一体”育人模式。

[关键词] 职业道德素养;影响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信息;同辈群体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5)03-0013-04

新时代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等的共同努力。通过研究新时代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现状,深入考察其总体状况,分析影响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可为培养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持。

一、研究假设

(一)个体因素假设

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1]从马克思的论断可知,个体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会受到个体属性的影响。大学生的家庭背景、生活阅历、政治面貌、学历层次不同,其职业道德认知水平、职业道德情感、职业道德意识和职业道德行为也会存在差异。这些通过知情、意、行表现出来的差异,势必会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培养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H1:大学生的个体属性影响其职业道德素养。

(二)家庭教育假设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少年儿童生活成长最为重要的场所。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认为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的第一位雕塑家就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儿童成长

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H2:大学生的家庭教育影响其职业道德素养。

(三)同辈群体假设

同辈群体是由年龄、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人群所形成的具有密切关系的群体^[3]。研究表明,儿童进入中学后,同辈群体的影响逐渐增强且日益重要,从15岁到22岁,同辈群体的影响最为广泛深入,对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H3:同辈群体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四)学校教育假设

学校是教育者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文化、劳动技能、价值观念、政治观点和社会规范的组织机构,其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4]。与家庭教育相比,学校教育更具目的性和计划性,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塑造更具导向性。基于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H4:学校教育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五)社会因素假设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外部客观因素的作用,这些外部因

^①基金项目:2023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KSC126);2023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教学改革研究专项“新时代‘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研究”(项目编号:SJGSJ2023001)。

作者简介:洪丹丹(1987—),女,满族,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卫生管理。

张鹏程(1986—),女,汉族,黑龙江伊春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素主要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条件、政策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念等。其中,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条件对人们思想道德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政策体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社会价值观念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对人们的思想品德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⑨。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H5:经济体制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H6:政策法规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H7: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二、研究设计

(一)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新时代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调查问卷由个人基本信息、职业道德认知状况、职业道德情感倾向、职业道德意识状态、职业道德行为选择 5 部分组成,每部分包含若干题目。选取黑龙江省内具有代表性的 4 所高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 553 份,回收有效问卷 52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7%。

(二) 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y)为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如若职业道德行为发生,则定义“ $y=1$ ”,反之则定义“ $y=0$ ”。由于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因素较多且作用机制复杂,因此,在自变量(x)的选取上,本研究从大学生个体因素(性别、年级、生源地、政治面貌、独生子女、职业道德认知水平)、家庭因素(家庭教育)、同辈群体因素(同辈群体影响)、学校因素(学校教育)及社会因素(经济体制、政策法规、社会价值观念)5 个方面选取了 12

个具体变量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因素做出分析。采用 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索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各变量信息如表 1 所示。

(三) 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对因变量(y)的设定可知,因变量(y)属于二分类变量,符合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的要求。

其中, P 表示大学生出现职业道德行为的概率, X_i 表示影响大学生出现职业道德行为的第 i 个自变量, β_i 是影响大学生职业道德行为的变量系数。通过系数 β_i (β_0 除外) 的估计值以及 Logistic 回归其他实证结果可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情况。大学生出现职业道德行为与未出现职业道德行为的概率比值为事件发生比 $P/1-P$ 。 e^{β_i} 表示变量 X_i 每变化 1 个单位所引起的事件发生比变化的倍数。

三、结果分析

(一) 模型估计结果

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影响因素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从模型整体检验的各统计量来看,整体模型 $\chi^2=86.052, P=0.000<0.05$, 达到显著水平。Hosmer-Lemeshow 检验值为 8.022, $P=0.503>0.05$, 未达显著水平,表示性别等 12 个自变量所建立的回归模型适配度良好,自变量可以有效预测因变量。从关联强度系数来看,Cox-SneLL 关联强度值为 0.367, NageLkerke 关联强度指标值为 0.482,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有中度的关系存在,12 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变量总变异的 36.7%和 48.2%。

表 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因素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规则
因变量		职业道德行为是否发生	0=未发生 1=发生
自变量	个体因素	性别	1=男 2=女
		年级	1=大一 2=大二 3=大三 4=大四 5=大五 6=研究生
		生源地	1=农村 2=城镇
		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 2=共青团员 3=其他党派 4=群众
		独生子女	1=是 2=否
		职业道德认知水平	1=很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5=很差
	家庭因素	家庭教育	1=很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5=很差
	同辈群体因素	同辈群体影响	1=很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5=很差
	学校因素	学校教育	1=很好 2=较好 3=一般 4=较差 5=很差
	社会因素	经济体制	1=无影响 2=影响一般 3=影响较大 4=影响很大
		政策法规	1=无影响 2=影响一般 3=影响较大 4=影响很大
		社会价值观念	1=无影响 2=影响一般 3=影响较大 4=影响很大

表2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B	S.E.	WaLd	Df	P	Exp(B)
性别	0.243	0.232	3.689	1	0.265	0.891
年级	0.031	0.035	2.21	1	0.363	1.046
生源地	0.527	0.078	8.54	1	0.143	0.612
政治面貌	0.469	0.689	15.61	1	0.002***	1.785
独生子女	-0.034	0.387	0.103	1	0.681	2.91
职业道德认知水平	1.677	0.208	18.27	1	0.000***	5.646
家庭教育	0.672	0.562	10.83	1	0.025**	3.573
同辈群体影响	0.385	0.78	9.023	1	0.084*	3.092
学校教育	1.892	0.428	16.02	1	0.000***	3.452
经济体制	2.109	0.829	15.52	1	0.003***	3.758
政策法规	1.45	0.685	16.12	1	0.000***	4.564
社会价值观念	1.735	0.434	16.85	1	0.001***	4.922
常量	2.692	0.988	23.547	1	0.003***	17.098

注:*、**、***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二)模型结果分析

1.个体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

个体因素中的政治面貌和职业道德认知水平等自变量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如表2所示,政治面貌自变量的 P 值为0.002,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表明相对于大学生群众,大学生党员更注重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职业道德认知水平的 P 值为0.000,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大学生的职业道德认知水平不同,其职业道德素养状况也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的职业道德认知水平越高,其职业道德素养就越好。

个体因素中的性别、年级、生源地以及是否独生子女等自变量的 P 值均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以上变量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不具有显著影响。

2.家庭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

家庭教育自变量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经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家庭教育自变量的 P 值为0.025,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会直接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家庭教育效果越好,大学生职业道德认知水平越高,职业道德情感越强,职业道德素养就越好。

3.同辈群体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

同辈群体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同辈群体影响自变量的 P 值为0.084,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同辈群体因素对大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形成具有正向积极作用。调查结果

显示,有76%的大学生看到同学、朋友等同辈群体出现职业道德行为时,自己也会受到周围氛围的感染和影响,从而出现职业道德行为。

4.学校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

学校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学校教育自变量的 P 值为0.000,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学校教育是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越好,大学生的职业道德认知水平就越高,职业情感就越强烈,职业道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调查结果显示,74%的大学生认为学校教育对他们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积极影响。

5.社会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影响

社会因素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社会因素层面的经济体制、政策法规、社会价值观念自变量的 P 值分别为0.003、0.000及0.001,均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经济体制越健全、政策法规越完善、社会价值观念越合理,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就越好。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政治面貌、职业道德认知水平、家庭教育、同辈群体、学校教育,以及经济体制、政策法规、社会价值观念均为其职业道德素养的显著影响因素,对大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形成具有正向积极作用。培育大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应以政府、高校、家庭、大学生自身为着力点,联动四方形成合力,构建“四位一体”培育模式。

(二) 对策建议

1. 政府层面: 推进职业道德建设, 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

(1) 推进公民职业道德建设。调查显示, 多数大学生认为规章制度对人们的行为管控和制约力最强。新时代公民职业道德建设要以体制改革为重点, 针对职业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及时制订并落实改革方案, 进一步健全奖惩机制, 严惩违规行为, 将职业道德教育纳入国家教育计划, 成为教育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制定《新时代高校职业道德教育实施纲要》, 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和具体途径做出顶层设计。可在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专门负责职业道德教育的机构, 对高校职业道德教育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评估, 贯彻落实职业道德教育安排部署。

(2) 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可打造融媒体平台对公民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道德宣传教育, 确保舆论宣传的正确导向, 把主流价值观念和道德要求体现到各领域的新闻报道中, 加强对道德领域中热点问题的引导,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创造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可定期树立并表彰一批道德模范人物, 充分发挥榜样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 引导人们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2. 高校层面: 完善德育课程体系, 建强德育师资队伍

(1) 完善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体系。融合专业、通识与思政课程, 增强协同育人效果, 提升职业道德教育比重, 深挖思政课程资源。将思政课程中蕴含的职业道德教育资源进行深入挖掘, 有助于职业道德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2) 建强德育师资队伍。学校要完善教师成长平台, 不断提高教师综合素养。可设立德育教学研究专项基金, 鼓励教师进修交流, 提升教学科研能力, 并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之中。针对一些思政课程教师相关专业学科背景不足的特点, 可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提升其专业知识储备和决策技能。同时, 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培养新时代优秀教师。

3. 家庭层面: 注重家庭教育, 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1) 注重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要以身作则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生活的一点一滴, 使其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少成若天性, 习惯如自然。”^[7]父

母应践行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其融入日常生活, 强化孩子道德意识, 培养良好习惯品格。

(2) 营造和谐家庭氛围。温馨和睦、互爱互助的家庭氛围有助于青少年形成乐观开朗的健康心理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父母要以家风建设作为重要抓手,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促进家庭和睦, 营造向上向善的和谐家庭氛围, 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

4. 大学生层面: 练就过硬本领, 锤炼高尚品德修为

(1) 练就过硬本领。西方思想圣贤苏格拉底认为, 知识即美德^[8]。知识是培育良好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基础。大学生要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努力掌握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 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还要善学善用, 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在“知行合一”上见实效, 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

(2) 锤炼高尚品德修为。大学生要将对美好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建设社会主义健康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 坚定崇高职业道德,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将正确的职业道德认知、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不断深化职业道德的认知, 培养相应的情感, 并在实际行动中践行。

参考文献:

- [1]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 薛桂琴. 多元价值时代促进大学生道德成长的策略探析[J]. 江苏高教, 2015(3): 130-132.
- [3] 张东辉, 黄晶晶. “我们”与“他们”: 内地西藏散插生的社会网络构建: 一项教育民族志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5(2): 86-91.
- [4] 刘倩. 社会系统视角下“双减”政策的理论探究、执行困境及其优化[J]. 教育发展研究, 2024(18): 53-62.
- [5]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陈毅, 陈俊.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内在契合与发展进路[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11): 47-58.
- [7]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8] 赵小丽, 张玉丹. 不确定性: 大学的时代境遇与未来构想[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4(6): 78-87, 123.

◎编辑 鲁翠红